



語文補充讀物

血海深仇

馬烽 西戎原著 本社節改

通俗讀物出版社

內容介紹

這本書，是馬烽、西戎寫的“呂梁英雄傳”裏的一篇。

書裏寫的是抗日戰爭時期，呂梁山下一个小村子裏，因為有幾個放哨的民兵警惕性不高，階級立場不穩，被高打地主韓林鑽用花言巧語和酒肉哄住了他們，結果，日本鬼子趁機進村搶劫，對貧苦人民進行殘酷的搶劫。雖然後來敵人給民兵隊打退，但糧食已耗出了很大的數額。這個故事告訴我們，對待被敵人一定要保持高度的警惕性，一點也不能麻痹。



書號：0516

血海深仇（“呂梁英雄傳”裏的一個故事）

原著者：馬 烽 西 戎

插畫者：李 泰 年

節改者：通俗讀物出版社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051號
（北京香廠胡同73號）

印刷者：重工業出版社印刷廠
（北京燈市口13號）

發行者：新 華 書 店

原由華東人民出版社出版已印152,500冊

開本：787×1092 1/36

印數：1—14,000

字數：7千字

1955年9月新一版

印張：2/3

1955年9月第一次印刷

定價：（4）八分

過年了，康家寨（出男情）家家糊上新窗紙，貼了紅對聯，包餃子（餃讀）掃院子，小娃娃們穿着花花綠綠的新衣裳，跳出跳進。

除夕這天早晨，漢奸地主樺林霸（樺讀）接到日本鬼子一封信，說夜裏要來“掃蕩”（日本鬼子到鄉下燒，殺，搶，叫“掃蕩”），叫他想法把民兵拉住，不讓他們放哨（哨），事情辦好了賞他一千塊錢。

到下午，樺林霸見民兵隊長雷石柱把他家裏長工康有富叫去開會，心中便緊了一下，不由得皺起眉頭（皺讀），十分愁悶。雙手摸着光溜溜的腦門心，在地上團團轉。

過了一陣，康有富開會回來了。樺林霸趕快叫到跟前，手摸着焦黃鬍子親熱地問道：“有富，你跟民兵們開什麼會呢？”康有富滿肚

子不高興地說：“佈置今兒黑夜站崗放哨呢！後半夜的一班就有我。這關得連個年都不能在家裏過！”樺林霸一聽說加強崗哨，立時驚得眼瞪（ㄉㄨㄥˋ）了挺大，又聽到有富說後半夜一班有他，臉上才露出喜色，翹（ㄑㄩㄟˋ）起個大拇指，在康有富臉前晃了晃（ㄏㄨㄞˋ）說：“嗨，你們民兵，實在辛苦啦！為了老百姓，過大年都還要放哨，忍飢受凍，擔驚受怕，這都是為了全村人安生呀，真叫我們過意不去！”說着，顯出幾分感激的神態（ㄉㄨㄥˋ），低着頭，把光溜溜的腦門心，一把一把不斷地摸，半天，聲調更親熱地對康有富說：“有富，你看你在這裏做長活，做得實在不錯，今年過年，我本想咱掌櫃（ㄅㄨㄟˋ），夥計，坐到一塊喝幾盅（ㄓㄨㄥ），可是你們民兵的公事更重要，這也是沒辦法的事！我看這樣吧——”樺林霸笑着露出一排黃牙齒，轉身對裏間裏的老婆說道：“今黑夜，炒上一斤肉，倒上二斤陳酒，給有富帶上。”

樺林霸的老婆“小算盤”，正和兒媳們坐

在裏間房炕上包餃子，聽了這話，把臉一板，向外吼道（〔吼〕讀）：“把你個老糊塗蟲，東西是錢換來的，又不是土圪塔（〔圪〕讀《土〔格〕，〔塔〕讀ㄉㄞˋ，〔答〕，土圪塔 就是泥塊），把你個老不……”她正想像往日似的又痛罵一頓，忽然想到過年不能說不吉利話，便把口閉住了。這時樺林霸從外間進來，趕快給小算盤暗示了幾個眼色，輕輕說了幾句，小算盤便挺機靈地隨口答道：“可真是，有富這娃娃不錯，那就黑夜帶上些酒菜吧！”康有富聽見小算盤也說開了，便很感激地說：“不用麻煩啦，要有的話，帶上壺酒擋一擋（〔擋〕讀ㄉㄤˋ）寒也就夠啦！”樺林霸把頭一偏說：“說是說，帶上一壺酒，還能光你一個人喝呀，再說和你一塊放哨的民兵後生們，為了全村人辛苦一場，拿去叫大家喝上一盅，就當作我姓康的對抗日救國的一點小心意。”小算盤也插嘴道：“孀子把肉給你們炒得好好的，吃吃孀子這手味！”康有富一聽，也覺說得有理，其實他根本也想不到這裏邊會有什麼陰謀，當下便高興地答應了。



半夜，第二班民兵開始換哨，康有富起來，進廚房裏拿上酒肉出來，民兵都已走了，康有富隨後飛也似地送到牛尾巴梁（牛！世[梁]，小山崗）上，把樺林霸慰勞的意思，原原本本說了一遍，孟二楞（孟）一把攔住說：“這狗日的不會放上砒霜（[砒]讀批）吧？”康有富說：“看你，你不要把人家的好心當作餵貓食（[無]讀背）！我看這老傢伙倒有點轉變了！”康有富還沒說完，張有義早把酒瓶子端起喝了一口說：“喝吧，喝了是五八，不喝是四十，送來就喝！”接着“咕啣咕啣”（[咕]讀公，[啣]讀都，[都]讀音）又喝了幾口，其他的民兵正凍得沒法招架，見了酒肉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湊到一堆便吃喝開了。忽然孟二楞大喊道：“啊呀！壞了，看村子那邊是怎啦？”衆人急忙回頭一看，只見村子裏冒起火光，照得兩面山上通紅。康有富說：“嗨！今天過年啦，誰家院裏能不擺堆火？我出村時，見有些人家已經點着了。”於是又放心地你一口我一口地喝起來。

大家喝酒閒談，誰也忘記放游動哨了。就在這時候，漢家山的敵人，已經從溝底下摸過來，這股敵人，不騎馬不帶砲，不咳嗽不吐痰，穿的都是軟底鞋，一路上輕腳輕手，直摸到康家寨背後的山坡上，便都爬下了。帶隊的豬頭小隊長，這時站起來，向村裏一望，見家家院裏燒着一堆炭火，全村子安安靜靜，等了大半天也沒有一點響聲，馬上就把四十個偽軍分成四路，把村子包圍起來，又親自帶着三十個日軍衝進村裏，見門就進，見人就抓。

二

民兵隊長雷石柱睡到半夜，起來督促第二班換哨民兵走後，回來又躺了，沒有一個時辰（不辰），忽聽得街上狗亂叫，又聽見人聲嘈雜（嘈讀古公，解讀古公），哭喊成一片。他驚得從炕上跳起來，不由得通身打了一個寒戰。他跳下炕，輕輕地開了屋門，站在院裏聽：村子裏的脚步聲，

哭喊聲，愈來愈大了。他急忙跑到大門上，從闕着的大門縫裏往外一看，黑黝黝（1.又[有]，
墨墨黑）的見撲過一個人來，“砰！砰！”幾腳，“嘩啦”把門踢開了，雷石柱連忙閃在開了的門後，進來的是個日本兵，端着上刺刀的槍，兇狠狠地往裏撞。雷石柱看得真確，舉起頂門木棍照着日本兵的後腦打去，那個日本兵沒哼一聲，就倒在地上死了。

雷石柱連忙回到屋裏，把婆姨（山西一帶，“老
婆”叫“婆姨”）喊醒說：“快！快！敵人來了！你快躲，我要衝出去！”婆姨嚇得呆住了，全身發抖，一把抱住他的腿，嗚嗚地哭着說：“不能只管你跑呀！要死咱死在一起……”雷石柱又急又氣，二話沒說，抱起婆姨，一直跑進地窖（[叫]，
地洞）裏，回身出來，把上邊蓋好，拿起日本兵的槍往外就衝。忽然又停住腳尋思道：“敵人一定把村子包圍了，光我一人一槍怎麼衝得出去！”想了一下，就把那個日本兵的衣帽全剝下來，急急慌慌地穿戴在自己身上，把帽緣拉下來，遮住眼



肩，這才走出門去。

街上，手電筒、火把照得通明，滿街是人：男的、女的、老的、少的，日本兵跟在後面，用槍托皮鞭趕打着，喝喊着。張忠老漢頭上被打破了，一股一股冒血，馬有德光身子，打得紅腫起一棱一棱（一棱，突起一條一條肉）。人們哭着，喊着，亂紛紛的一團。這時雷石柱擠在人堆裏，看見這個情景，心疼得連頭也抬不起來。人們見他過來，以為真是日本人來了，嚇得都往兩邊擠。雷石柱趁空緊跑幾步，趕到村口上，聽見

黑暗中好幾個聲音吼道：“什麼人！站住！”雷石柱聽出是放哨的偽軍，就隨口咕嚕道：“太君的，小麵哈移一馬司（學日本人口音，隨口瞎講，沒有什麼意思）！”北風颳得很大，偽軍們也沒有聽清說什麼，把他當成是日本人了，就沒再問。雷石柱脫了險，撒腿飛跑上牛尾巴梁。

敵人把全村男女老幼，一齊趕打到康家祠堂旁邊大場裏。場當中，七橫八豎的堆着一堆桌椅板凳，亂柴亂草，燒着熊熊的大火，火苗有兩三丈高，照得半個天都紅了。場周圍站着幾十個敵人，槍上都上着刺刀。全村人被圍在火堆跟前。

豬頭小隊長手裏握着明晃晃的洋刀，和獨眼窩（×工）翻譯官，走在人羣前面，唔哩哇啦地吼道：“誰的是民兵？嗯？說，不說的通通的斯拉（殺光的意思）！”衆人你看我我看你，全場靜得鴉雀無聲，只有呼呼的西北風狼嚎（「嗷」叫）般吼着，火燒得更旺（×七）了，發出“劈利拍啦（拍讀）”的響聲。火光映着張忠老漢憤怒的面孔，由

黃變成紅了。日本人連問了幾聲，也沒一個人答應，氣得豬頭小隊長喉嚨裏好像豬叫似的，“嘿斯嘿斯（[嘿]讀[黑]）”直響。叫了半天，把手中的洋刀打閃似地在人頭上晃了半天，人們依然死一般地沉默着。豬頭小隊長大吼一聲，撲過去從人堆中拉出個年輕媳婦來，那媳婦穿着一身單衣裳，全身抖得站都站不穩當了，火光裏照見她慘白的臉，嘴唇變成了黑紫色。原來是孟二楞的婆姨。

豬頭小隊長問道：“你的說，說了的的不殺！”那媳婦急急巴巴地說：“我不不……不知道！”豬頭小隊長又在喉嚨裏豬叫了一聲，馬上撲過兩個日本兵來，舉起槍托，照那媳婦肚上腿上，沒頭沒腦地打得“拍拍”的亂響，打一陣問一句，問一句打一陣。那媳婦大聲的嚎哭，撕破嗓子（[嘶]讀[七]）地喊叫：“噯喲喲！我實在不知道呀！媽媽呀！噯呀……”一陣昏過去，一陣又醒過來，爬起，跪下，躺倒，兩眼一翻一翻地望着全村人。全村人都是眼淚滾滾，但

是赤手空拳（赤[手]，拳[頭]），有什麼辦法呢！敵人拿槍托死命地打着，鞭子下去，衣服就隨着裂開一條縫，血浸濕了衣服，那媳婦疼得滿地打滾，忽然翻了個身，喉嚨裏“哦”的一聲，就不動了。

豬頭小隊長又拉出個年輕後生來問：“你的是民兵？”“不是。”“誰的是？嗯？”“不知道！”“砰”的一洋刀，把頭砍了。

前邊的人，嚇得齊往後擠。翻譯官走到人堆跟前，人堆擠得更緊了，女人們尖聲叫，娃娃哭得奶頭也塞不住嘴。翻譯官一把拉出個十三四歲的小女孩來，裝得和氣地說：“小朋友不要怕，誰是民兵？你好好的說。”從口袋裏掏出幾塊糖，塞在小女孩手裏。康明理幾個民兵一見，頓時把心收緊了，眼睛瞅（^又看）着，握着兩手心冷汗，只怕說出來，可是那女孩，說了聲：“我不知道！”把糖丟到火堆裏了。翻譯官氣得兩條眉一豎，提起那小女孩子，一下就扔（^仍，拋）到火裏，一時頭髮着了，衣服着了，

小女孩口裏叫罵着，小腿小胳膊（〔胳膊〕讀ㄍㄨ〔格〕，〔膊〕讀ㄅㄛ〔搏〕，手臂）亂動。火着得更旺了，煉得人油“吱吱”的響，發出一股一股臭味。辛老婆突然從人堆裏擠出來，披頭散髮，像瘋（〔風〕）了一樣，連哭帶罵：“斷子絕孫的日本鬼子呀！殺了我娃，老娘也不活啦！”旁邊的人扯也扯不住，她彎腰撿（“撿”〔簡〕，就是拾）起一塊石頭，照準翻譯官的面門打去，只聽“聽（〔司〕〔聽〕）”的一聲，翻譯官剛把頭一偏，正好打在他後邊的一個日本兵面門上，“卜通”一聲倒下了，黑血直冒，口裏“啊呀呀”亂叫。馬上衝進六七個敵人來，刺刀在火光裏閃着，照準辛老婆左一刀右一刀地刺，不一時，辛老婆渾身（〔渾〕讀ㄏㄨㄣ〔渾〕，〔胡〕文）被刺成蜂窩一般，躺倒死了。

豬頭小隊長眼睜得像銅鈴，洋刀在硬凍的地上敲着，吼道：“通通的壞了心的！通通的斯拉！”人羣擠得更緊了，變成了一小堆堆。場子邊上的敵人散開，架起兩挺歪把子（〔歪〕讀ㄨㄞ〔歪〕，不正；“把子”是“柄”）機關槍，開機關槍的人趴下了，機槍

“嘩啦嘩啦”的響，人羣中婦女兒童，嚇得悽慘地哭嚎。

會寫會算的二先生，上下兩排牙齒不住敲打。富農李德泰嚇得好像害了打擺子症（正，病），抖得脚也站不穩了，有好幾次想跑去說，但看看康明理幾個民兵都瞪着他，他又不敢講了。五六個民兵被人羣圍在當中，擠得上氣不接下氣，康明理對別的民兵們低聲說：“捨上命幹吧，反正是個死！”周圍的人齊低聲地喊：“幹！”正要發作，忽然張忠老漢從人堆中擠出來，求告道：“皇軍（皇讀黃）大人，誰是民兵，我齊知道。民兵都在村外哩，我引你們捉去！”小隊長聽着高興地笑了，雙手拍着張忠老漢的肩膀說：“你的頂好，前邊開路的，捉住民兵，大大的有賞。”張忠老漢又說：“民兵多哩！皇軍把兵馬齊帶上吧，少了捉不住！”日本人答應了。張忠老漢便頭前引路往左邊山上爬，後邊跟着一串敵人。

四周一片漆黑。西北風狂吼着，把沙土往



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
北京
人民日報

臉上橫打。路十分難走，一會高，一會低，豬頭小隊長緊拉着張忠老漢的腰帶，生怕他飛了。爬了有半里多路，張忠老漢緊走了幾步，突然站住說：“到了，我喊出來你們就捉。”後邊的敵人都臥倒了。只聽張老漢高喊道：“老武同志！石柱子！我姓張的總算對得起全村人了……”話還沒說完，冷不防回身抱住豬頭小隊長，死命向前一跳，“嚕隆隆”滾了下去。

一敵人急得都站了起來，拿手電筒四處照：這才看清前面是幾十丈深的絕崖（1〃）。翻譯官急躁得亂跳亂吼，指揮日本兵下去找小隊長的屍首（〔屍〕讀尸〔掉〕），但轉了半天連路也尋不着，只好帶上隊回到村裏，跑到場子上時，連個人影也沒有了。分頭到各家找尋，仍然沒有找見一個人。原來村裏人，一見張老漢引上敵人爬了山，就都藏躲了。敵人找不見老百姓，又氣又恨，滿村子亂竄（〔竄〕讀〔安〕），見牛驢東西就拉就搶，見房子柴草，就點就燒，一剎時（〔利〕讀〔利〕，〔忽〕），村子變成了一片兇惡的煙火世界。